这本丘成桐的自传，相当有读头。笔者提炼了三个主题，以简要把握初读是书时的感受。

第一个主题是东方与西方。丘成桐自言，“余无西方科学之熏陶，无以至今日。美国之价值观，于我心有戚戚焉。然中华文化旧壤，父母之邦，饮水思源，无日或忘。”从作者平生最重要的成就，即数学上的创造言，是建立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更具体地说，是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作者常年生活、工作于美国，对美国的价值观念已“心有戚戚”，这是自然的事情。但作者在心中，始终亦坚持其文化上的中国人身份。这不是一种模糊的血缘认同，而与作者对西方文化的认可一样，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归属。这一归属感的产生，从书中来看，除了作者早年在香港所接受的教育外，最重要的资源是其父亲的言传身教。丘父是中国历史哲学的教授。在香港时期，丘成桐家的家境虽极贫苦，但毕竟不同于普通人家。丘成桐应该就是因成长期间的耳濡目染，培养了极为深厚的中国古典修养。丘成桐能写旧体诗赋，书法也写得很好，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对中国传统价值潜移默化的接受。在丘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要题目，东西文化的交通与融汇。笔者并不认为东西文化是截然而对立的存在，西方文化，需要东方文化的补充与提醒以完善，东方文化亦需在西方现代文化的提示下拓展、更新自身，二者当如阴阳相补而非水火不容。丘成桐的人生经历既是东西文化荟萃的个人案例，也是一个典范，证明了东西文化可以在一个人的心灵与生活中和谐共存，当然也可以在宏观的层面和谐共处。

第二个主题，则是数学与物理之间。虽然丘成桐主要的工作、成就都在数学的领域，但作者不采一些理论数学家所固守的界限，以为数学是“纯粹”的而对其的任何应用都不屑一顾，包括物理。而是“一直致力于摆脱分隔数学和物理的藩篱，从而找到一片令人振奋的、富有成果的沃土”。数学的应用是极丰富的，也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一个学科不需要用到数学的工具，就是人文社科也常用到统计学的方法，虽然难度不是很深。丘成桐自己主要是在数学和物理的交叉上下功夫，如与物理学家如霍金等人合作。不过作者的选择只是打破学科藩篱的一种尝试，其实学科间的藩篱远不限于数学和物理之间，或许对所有人为划分的“学科”来说，其界限的存在既是出于研究上的便利，也是因为人自身认知能力的有限，尚未能够融会贯通。其实说到底，任何的知识难道不都是关于我们这个宇宙天地的知识，都只是世界完整面目的一个截面，只是整体的部分。学科之间存在区分，这是客观条件所限，无法避免，但不应存有一画地为牢的成见，固守疆界与门户之见，这倒反是学术之害了。故作者对于数学与物理之间的做法与观念，笔者表相当的赞同。

本书的第三个主题，是政治与学术。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政治”非指其狭义，非得是一般的政党政治，而是其广义，指任何人与人之间就资源分配、决策制定等层面所进行的争执。在读本书之前，笔者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界的斗争、不和的情形已经略有所了解，但想不到，自然科学界的情况原来也没好到哪里去。这里又可分两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层面是学科之间的争执，即上面所谈到了物理与数学之间的藩篱，有的数学家，甚至包括部分的的物理学家在内，瞧不起数学家从事物理上的研究，进而对于从事相关研究者嗤之以鼻，乃至由于自己所掌握的学术权力，而对于相关的研究、研究者下限制。这当然不是“正常”的学术竞争，而是出于偏见的意气用事。第二层则更接近常人对于“政治”的想象，但又远离了世人关于学术界尤其是科学界的“美好幻想”。此即无关乎学术见解的差异，而单纯是名利上的争抢。确实要感慨作者的直率，虽然只是一面之词，且作者也是斗争的参与方，难免有失于客观、偏袒自己人的情况出现，故事情的是非曲直，暂且还不能直接下定论。但作者确实敢于言说，数学界内部斗争，尤其是中国数学界的曲折，如陈省身与华罗庚的不和，北大数学系对中科院数学中心的争夺，数学大会在中国举办的曲折，种种，已完全与学术问题无关，单纯是争名夺利而已。就本书来看，虽然美国数学界的争斗也不少，但总的来说，有能力者往往还是能够有出头的机会，争斗也相对没有那么激烈，但中国的数学界则更“政治化”一些，这也是作者自己的观察总结。虽对学术界的争斗场景已有了心理上的准备，但从是书中了解具体的情形后，还是不禁令人大跌眼镜。

但学术与政治亦有其积极的一面。作者的老师陈省身曾说，“人生不外名与利，学生运动两者皆不达”。一语道出陈省身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念。作者对此是不同意的，受父亲的影响，丘成桐认同陶渊明“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将数学理解为追求并发现心仪领域中蕴藏的真和美，这无疑也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情怀，笔者深以为许。陈省身显然是余英时所说的费正清式的学术界领导人，而不单是一个搞研究的学者。虽然作者有恬淡自乐的情怀，但或许是出于对故国学术的关心，或许是本身即有此热情，作者也在成名之后，积极投身到了学术界的发展工作中来。可以说，虽然在人生的观念上与老师有差异，但作者确实是陈省身学术与学术界的继承者。作者主持并深度参与了大中华地区六个数学中心的建立与运行的工作，虽然无法通过本书完全了解其中艰险，但也明白，这实在是相当的不容易。作者在学术的创造上已经过了一个学者的黄金阶段，但作为教育者与学术界的领导者，作者无疑仍为学术的进步而贡献着。

钱钟书曾说，“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別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別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这话有其深刻的地方，但终归不是持平之论。本书既然是作者自传，则当然是有视角上的限制在，但却更接近作者的内心，至少是其试图呈现给读者的内心世界。而就本书内容的坦率、敢言程度来看，无论是否相信作者的一面之词，读者都是收获颇丰的。其实说到底，作者对于学术本身的认识完全值得学习，虽不必言必须依葫芦画瓢，主要的争论之处还是在那些“纯政治”的争端上。作者的中国情怀与打破学术藩篱的努力，都令人倍感动容。